

金華



雜記類五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宏肆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

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

淋漓酣暢

梅本作慶歷三年

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元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

樂及觀此學之作其在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致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存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8

曾子固筠州學記。

竊按宜黃筠州二記論學之旨皆精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文之盛者筠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于強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

梅云子固此文及諸書序皆撫子政戰國策序而得其神理者

此士應何所拍其  
茂林耶

論漢及宋以後學  
術之得失極精惜  
文少弱耳

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  
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  
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  
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  
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  
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于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  
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  
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  
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  
修至于漸摩之久則果于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  
于文章故不得不篤于所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  
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  
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

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  
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  
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難至  
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  
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  
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  
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  
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  
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于庖湔庫廩  
各以序爲經始于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  
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余余謂二君之  
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  
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

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  
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若余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  
刻焉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  
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  
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  
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  
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  
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于  
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  
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  
也孺子于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

梅云意本尉宗  
而發揮較確暢

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  
于隱約其操雖殊其志于人當作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于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  
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  
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甯處此其意亦非自足于邱  
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  
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  
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  
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  
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  
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  
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于墓側立碑

梅云其不並雜其  
清河鑑

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  
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州世不知其嘗  
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  
爲堂圖孺子像祀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  
歲富貴埋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  
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  
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  
記焉

8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  
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  
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  
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

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  
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  
秦旣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  
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  
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  
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  
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  
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  
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  
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  
西山初棄于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  
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  
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于四方蓋

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于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于四瀆而河益數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濟水又疑王莽時而絕況于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灌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其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甯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于東門爲余道長

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尙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

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徇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

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存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

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墮潦毀蓋藏棄委於藜藿第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

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薨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谿藜落樹陰曖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徬徨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民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

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余爲之記其成之年月嘉祐二年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甯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鞮曰爲我記之鞮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陽隘廡樓觀弗飾于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

似東漢碑刻文字

兵部員外郎知制詔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岫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于是出納士吏賓客于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于伐鼓鳴角以警昏聩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頌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于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二邦之人百世之下于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刪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

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  
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由斯  
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  
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  
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由真陽之  
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  
川嶺崖莽林獮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  
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  
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  
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  
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  
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  
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

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  
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  
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  
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  
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芻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  
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  
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糞飯芑莧之羹隱約  
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  
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生所好慕爲之有不  
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  
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  
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子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厓之灣而至于媯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媯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

梅云作攷證文字  
可以為法

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流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  
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  
云也羲之嘗慕張芝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  
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  
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

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必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  
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  
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  
又告於輦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  
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  
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  
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  
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  
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撻二陰溝十有九通民

此序決章法人皆以爲  
不知出漢書溝洫志前叙  
道里形勢用費讓策文  
法也列將堂杜杞等識  
志長陵因並等一取也  
唐宋人文字多有本讀  
者每被前人瞞過

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

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

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才紆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河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

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崑湖爲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

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有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于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

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旣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水盡廢則湖上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遊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旣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

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于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甯二年冬，臥龍齋。

黃山谷云往嘗觀明允木  
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  
莊周韓非恨不得題拜  
其履寫聞

此木山三峯者象自寫  
按至嘉祐六年  
辛丑居宜於門內之南園  
以木山置庭前擊池引水

雜記類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為棟梁則伐不  
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  
不腐則為人之所林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  
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  
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  
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  
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  
幸者焉子家有二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  
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  
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于  
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

合河肅氏  
耐粹家訓

極本與決字

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  
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子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  
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  
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  
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時謫言懷智高將由南詔入寇蜀民驚擾相  
廷裝兵戍蜀方平皆遣歸

方岳貢曰序事動直  
不別起議論是記之最  
佳者

8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  
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  
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  
可以武競惟朕一一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  
撫朕師乃惟疑日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  
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  
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

此非梅評  
此文儼然作於莊之  
也然非動於天機者  
也莊子云外重者內  
拙雖高才之士莫

如何也

周秦子書及西漢  
文之盛者無非動於  
天機其文皆自化  
非為人作也為人而  
作者欲深天機淺  
矣後世文士終不  
能復古非欲為文  
者之罪也

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畱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  
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  
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  
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  
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  
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翳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  
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  
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  
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  
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  
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  
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  
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

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  
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  
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于斯雖然于吾心有不釋焉  
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  
至於其長短大小善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  
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  
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  
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  
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  
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  
如雲天子曰噫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  
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

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  
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  
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聞闐闐有童哇哇亦既能言  
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  
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  
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  
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  
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  
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  
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  
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

梅云文極作意而  
有天然之趣

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與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蒼老人。髮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

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亭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舖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

子由超然臺賦叙云子瞻守高密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以告輟曰將何以名之輟曰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海蓋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非以其超然無累於物耶老子曰無

有榮觀燕處超然試以超然名之可乎乃為之賦

自其內而觀之未存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子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子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日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毀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以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

折筆奇似國策  
說士口吻

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魑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印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今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今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通。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以愧于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

王師清輝塵後錄云。東坡先生居神。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荆公詩。曰。此醉白堂。乃論也。爾元祐中。東坡知東。舉以先武。何也。高帝。若論。題張文。替作。考。詳。以。二。卷。子。撰。呈。未。坡。曰。此。信。先。生。醉。白。堂。記。為。法。東。坡。一。見。梅云。韓白。信。為。論。之。談。此。文。不。能。免。也。然。應。其。子。忠。彥。之。求。而。為。魏。公。作。記。欲。不。如。是。得。乎。

善曰。誠。非。是。于。權。實。魁。等。後。并。封。乃。劉。臺。與。言。也。

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

友掉作一比較更醒  
似指朱甫自謂周孔  
後出

烏臺詩案稱為蘭  
皋園記

靈壁張氏蘭皋園一石  
甚高如少蓬萊後歸  
禁中見張邦基墨莊  
漫錄

何謂此後多尊君  
義耶

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于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于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于邱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矣

昔公嘗告其子忠獻將求文於朝以爲記而未果既歿忠獻以告其子忠獻亦不爲記也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李宜之極記中忘身忘君語入烏臺詩案甚矣小人之極也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

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芰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菓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絲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辟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

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  
 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  
 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  
 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  
 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  
 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  
 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  
 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  
 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九曲亭乃三國時孫氏遺跡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  
 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  
 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

子由黃州後或亭記生  
 氣遠出蕭然塵埃之  
 表亦不下於此文宜並收  
 之

意以待素下御上處  
 獄矣陷重辟及出獄  
 遷信乃得至黃州坐  
 攬山川之勝蓋宋之  
 待士大夫者厚矣

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  
 二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  
 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  
 畱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  
 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  
 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  
 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  
 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  
 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  
 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樂甚昔余少  
 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  
 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道遙泉石之上

獨仙遊潭絕壁萬  
 仞橫木其上則子瞻  
 讓車七獨步矣

洞達物理議論空  
曠法未震川亦  
時有此境

子申作此記或戲  
東軒長老

東坡与王官國書云子  
由在筠甚苦局中煩碎

後名坡在筠端午日子  
由者入酒局東坡作詩  
戲之以此種趨困重  
者者也

櫛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僂也蓋天下之樂  
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  
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  
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  
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  
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漭水患尤甚既  
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  
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闕聽事堂之東  
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  
吏共事余至其二入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  
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

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  
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  
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  
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  
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  
賤不以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于學故也嗟夫  
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  
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  
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  
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  
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汚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

子思東坡詩素序連  
得罪備監筠州鹽酒  
稅曾兩至黃州省甚  
五年不得調迨東坡  
去黃過筠子中為存  
也觀此記知其曾中  
浩之落之別自有得  
其所養珍出東坡上  
矣

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  
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  
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  
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  
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迎求顏氏之  
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古人雖勞苦患難之中傳舍之地湫隘之居必軒榭營竹石以自娛  
其心則有所自足者在也故不必汲汲然去之夫欲汲汲然去之必裁  
吾意之所止而安者以為樂也與時矣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六

合河爾氏  
刻梓家望

雜記類七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

8

東坡黃震日記二句  
函涉大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  
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  
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  
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  
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  
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  
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偏逐以勉其怠而  
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  
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  
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

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擇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于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存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

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林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林雖拘于法限于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

談及理財直搔著痒  
處議論宏大願盼偉  
如較是家信為入理  
此雅遇主如漢文雖不  
能不為之傾倒而况於  
宋神宗乎

意在抑豪強操奇  
贏以與天下爭利卻  
說得如許先明正不  
以此無以勸願治之主  
如賢之相

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比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位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茅順甫云逸興滿眼餘音不絕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

梅本作羅好游

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  
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  
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  
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  
欲出者日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  
尚不能十之一然視其左在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於是時予之加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  
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  
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  
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  
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  
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

余甫一生為學堅僻行  
事劉煥亦於此而視其  
大視

應推火

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  
又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  
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  
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  
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  
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8

王介甫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  
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  
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棧以上  
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

佳處固在感觸即  
小以見大而行文洵洗  
滌精

中山每有以遠想

又是一遠想

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  
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  
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  
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  
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  
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  
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  
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庶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存  
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  
所以嘆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

隸按隸字本晉語隸農夫也

仲永生五年未嘗

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

子弟有志者宜若書  
一通當草草之佩

8

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  
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  
父或以錢幣丐之父利其然也日板仲永環謁于邑人不  
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  
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  
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  
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于人者不  
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則爲衆人今  
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匹耶

晁無咎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  
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  
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非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

无若此文似馬第伯封  
禪儀記与柳州面目  
稍異无若在新城時  
方年少已能自樹立  
如此亦足信矣震川  
以人事為波瀾又一格

梅云借一尚且記三  
世之遺迹大宛  
筆自張審以此神  
明其法者也

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鴟鵂赤冠長喙俛而啄磔  
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甍相扶  
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  
履來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  
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  
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  
在何境也且莫皆宿于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  
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  
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  
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  
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

此文蓋脫歐曾畫目然猶是柳州門戶震川諸記乃有宋人西去依傍  
文無大小其性立異同者即家傑之士也

雜記類八

古文辭類纂五十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  
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  
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闕四窗垣牆周  
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  
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  
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  
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  
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  
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  
中始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  
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于中閨先妣嘗一

至。姬。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姬。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姬。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財。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閣。執。此。以。軼。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厨。人。往。從。軒。前。過。余。厨。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埒。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

此種文字直接史  
記韓歐不能掩  
之

能微雪林子筆墨  
之妙則知此文

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  
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  
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  
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  
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  
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  
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輜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  
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旣嬾出雙扉晝  
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  
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  
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

寫水一段奇妙

梅云此處若不知  
有方氏一事者乃  
顯後之奇妙

方李皆深友也不可  
有輕重之詞而亦能  
無感衰之感其詞  
抑持不其旨則殊  
宕昭彰矣此輩碎  
情事古人綽略過  
去不暇細書先生  
則全力為之而不厭  
也

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  
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為大怪無此事也蓋吾  
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墻尸席之間無處不見吾  
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  
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  
廓極目于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  
者於是刻石亭中

歸熙甫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墜以隍為江未  
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  
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于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  
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  
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

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充汴楚之境  
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  
于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  
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于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  
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  
映帶延實日焚香洒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  
過之延實為具飯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  
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  
幼子飯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  
坊思會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  
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余能無感乎中丞自幼  
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  
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為

輓父之母乎延實既不能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  
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早孤而自樹  
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8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  
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  
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  
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唯石壁  
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  
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愛文好士不爲俗吏者稱  
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  
黨之聚于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  
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

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8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  
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吾妻之家  
在焉余獨愛其室中閒覩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  
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  
風帆時過于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  
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  
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  
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  
壘之民尸而視之社而稷之而余居于此竟日閉戶二三  
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于荆棘之中余妻治田四  
十畝值歲大旱用牛挽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

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忠愛百姓。攀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

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于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于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熙甫長興縣合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于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雒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

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  
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遯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  
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  
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  
有所施于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  
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傳  
於後世者旣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于當時又豈盡出于  
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于世  
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于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  
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于今也

歸熙甫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  
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

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  
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  
山水有高尙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  
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  
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  
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  
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畱之曰汝明  
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  
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于  
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  
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  
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退舉之志宜  
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

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晚。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于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于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霞。春夏以往。嵐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澗。登山之

原註此篇全學馬交  
章注浮山勝境凡五  
要一曰華嚴寺二曰金  
谷巖三曰會勝巖  
四曰連雲峽五曰壁五  
巖文直叙此五處在  
前次為黃前並列九州  
也後叙諸峯脈絡次  
第一曰黃鶴峯二曰  
妙高峯三曰餘萊  
峯四曰翠微峯五曰  
抱龍峯以馬交之有浮  
山等水也其巖洞之在  
五勝境者皆左右者以  
附在華境之後其不  
在五勝境之內而見於  
諸峯之上下者附於

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裝巖為殿。架石為樓。鑿壁為石佛。而棲丈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宇覆蔭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障。四時簷溜滴瀝。其左為僧廚。廚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盡。石坼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澗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蝸螺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然火礮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水溜為石池。溢而至于巖口。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立巖石之下。尤為瑰麗。若時值冬寒。雨雪或凝為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為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云自滴珠西轉。是為

諸峯之後者與前  
因後為點次以九州  
有臺口碣石而華山  
水後見之非復乳也  
浮山所在及所以名叙  
在中間亦可

聞虛之峯綠蘿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  
與欹側被之無寸土而堅而壁石中坳一罅水從罅中出  
注而為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陟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  
兩楹中虛如植玉環而埋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  
下如弦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鸚鵡甚眾不可  
名狀而首楞巖在獅石口吻內其中鑿石為几榻可奕可  
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峯如在宇下自首楞緣仄徑西行  
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  
自巖僧鑿石連規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簷溜微矣自上  
方復西行有圩坡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  
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  
入之甚深而隱背金谷而當山之豁者會勝巖也巖縱三  
十尺橫五十尺即巖內為殿而架閣于其右一日坐閣上

值大雷雨雲霧窈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際森然如  
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為堂三間曰九帶之  
堂石三面抱之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簷溜也會勝  
之右有巖曰松濤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覆折  
而古木蒼藤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泠然出其下南  
流入峽中而朝陽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  
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鱗次日棲真曰棲  
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  
壁之將盡則嵌石覆出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  
為柱者二如闕三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  
自三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  
俯臨大壑羣木覆之溪水自陰翳中流去鏘然有聲自三  
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為簾者雷公洞也中有石池以閩

人雷鯉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池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有大小三天池菰蒲被之鰕魚羣戲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芙蓉經雨則紅艷如繪石盡則菜畦麥隴彌望如在原野畦隴盡則又出石骨坡陀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險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如城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蜂房架石爲寺鑿石爲磴而登之冬時得南日最暖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覆其承雨溜者歲久正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簷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密如浮漚如浪波之沄沄而崖簷之泉鏗訇擊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島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

曰壁立之巖卽巖內爲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澗跨澗爲橋澗以全石爲底雨後泉穿橋而墮遊其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聞也踰橋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爲門架石爲樓而居之名之曰嘯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石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八名之曰總巖壁立之右有巖曰半月折而北有巖高廠曰西封舊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旣久而窪積水深二丈焉旁巖三不知其名皆可游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峭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爲磴磴纔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繞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矚天池自會勝來

者下梯以趨壁立繞雲之南有巖曰披雲登其梯之半其  
旁有洞曰夏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  
之蓋東西南北皆水匯而山石峭嶮空虛幾欲乘風而去  
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檣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爲黃鶴  
峯峯之西石壁削立千尺上豐而下斂其勢欲傾有洞在  
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高得其三嶄絕  
不可登當其蹙然下斂有二巖曰畢陶臨水而幽曰晚翠  
日西夕則巖受之蓋與朝暘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鶴之南  
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絕澗橫焉  
游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甕巖其口隘而其  
腹甚廣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  
斯之者名之曰夾梳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  
涵蒼曰橫雲自黃鶴東南復起而爲妙高峯妙高者浮山

俱依極  
本改

之最高處也峯之半有巖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  
自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  
平原其巖石覆壓欲墜有僧構而居之牕櫺皆如支柱然  
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關巖他巖三面石而此獨  
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爲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爲餘萊  
峯餘萊之南則華巖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  
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  
劍谷登妙高餘萊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  
萊峯上當額一孔如秦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摺疊  
煇然可數自黃鶴北迤是爲翠微峯翠微峯之西南壑中  
其水流而爲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  
有三曰深遙曰石駐曰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談  
元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並而跨於溪上溪以全石爲底

而仰承二梁爲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霽則橋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爲抱龍峯抱龍與餘萊並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鶴之東面也登抱龍之顛有大石上平如砥曰露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甚勁立其上則人輒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峯之脊左右豁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壑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枝榦蚪曲蓋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衍是爲翠蓋峯自翠蓋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嘯月諸巖也自嘯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方面丹邱一掌二巖並立方几之下山之北戴土無巖洞而山中有青鳥其聲百轉獨時時往來於白雲金谷之間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將入則鳴其聲如木魚

○ 劉才甫竇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竇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竇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刃劈其頭腦出而死

震川論士風之失曰書  
問繁於吏牒倪送急於  
官賦好得勤於職守其  
堂又相引重曰彼名道也  
故雖華然肆其恣睢  
心監察之吏莫能測也居  
三矣何世權又至矣其  
始贏然一書生耳才祥  
福而物之漢而三具此何

後而得之哉云云見書  
時科目流弊至此才甫之  
感慨蓋亦以乾隆年間士  
大夫聲勢赫奕侵漁鄉  
里漸近前明陋習故借  
此一發之也

愚謂節去一起每  
行直淫南方起後  
膝

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  
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  
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  
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為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  
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  
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  
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搢紳大  
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  
以成仁者哉吾觀存明之治常費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  
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一而尊榮矣繫官於朝則其尊  
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  
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凌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  
常有以寓乎此也

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莅政之餘  
暇翛然自適於山岨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  
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峩  
眉尤為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  
以為凌雲之游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徜徉而不可羈縻  
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  
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  
觴透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遠矚邈  
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  
樂既歸里閑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凌雲也古  
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

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襄  
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爲之邪。於是  
爲之記。

合河蕭氏  
刻梓家譜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八

卷之三